

析名臣为官之道

解官场权变之秘

中国名臣

主编 金河 姚铁军

晚清戴罪功臣

林则徐

于德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K827/728

:5

2007

中国名臣

主编 金河 姚铁军

晚清戴罪功臣

林则徐

于德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国名臣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金 河 姚铁军

编 委 金 河 姚铁军 刘恩铭 荒 原 张宏杰

颜庭锐 瀛 泳 唐耀华 于德才 于清一

蒋 苒 黄锦莉 陶 然 董晋蹇 高洪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晚清戴罪功臣——林则徐 / 于德才著. —上海: 上海大
学出版社, 2007.4

(中国名臣丛书)

ISBN 978-7-81118-090-9

I. 晚… II. 于…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6812 号

选题策划 姚铁军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中国名臣丛书

晚清戴罪功臣——林则徐

于德才 /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 × 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20千字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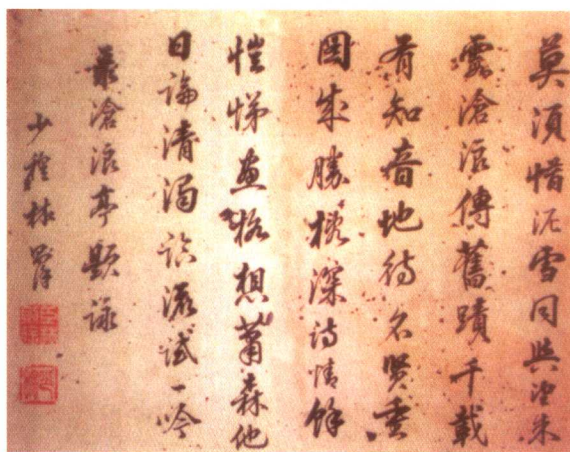
ISBN 978-7-81118-090-9/K·018

定价: 28.50元



林则徐像





林则徐《录沧浪亭题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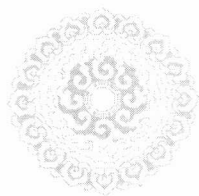
虎门销烟池纪念碑



九龙山炮台



目 录



一、勤政恤民	清名大著	1
决狱平冤	搏击豪强	3
揭囤匡市	济困救瘼	19
事必躬亲	力除河弊	35
兴利除弊	艰难改革	49
二、销烟御侮	为国争命	75
烟毒弥漫	禁弛论争	77
临难受命	领牌赴任	97
义正威严	震慑群夷	117
法厉怀柔	惩贩禁食	162
销烟归海	振国扬威	179
严令具结	厉逼交凶	188
积愤怀忧	艰苦抗战	214
三、忍辱负重	鞠躬尽瘁	251
不苟“罪身”	殚力“抗战”	253
无意权柄	惟求做事	285
建功河务	遍勘西陲	299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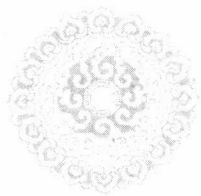
录



一、勤政恤民 清名大著



决狱平冤 搏击豪强



初春三月。

夜雨淅沥，风摇檐灯，幌作乱响，树影迷离。市行俱歇，人匿巷空。

更告酉时。

一顶蓝色的二人轿子在雨夜的空巷里颠簸急行。杨正和一弁两役各头戴篾笠，卫护于轿子前后，不时张望两厢，吁喘蹀行。疝疾作痛，无所倚靠却又不敢坐实的林则徐，只得以两手支撑着身体，忍着疼痛虚“坐”在颠簸的轿子里，不时咧嘴啞吁。不知孙玉庭三更急招有什么十万火急之事？刚刚阅毕的那些积压的案牍，尤为令他心绪纷乱……

在两江总督孙玉庭几次公文的催促下，林则徐不得不放下正在江苏督办的河防事务，交卸淮海道兼管河道之职，匆促打点，立即携眷属弁幕及家人，出江苏清江浦，水陆并行，日夜兼程，赴江苏按察使任。昨天上午一抵苏州，未洗征尘，即令幕友刘存仁协助夫人郑淑卿带领家人在住所收拾安顿，自己则匆赴总督府拜见孙玉庭。略事寒暄，林则徐便问：“何故几催火速赴任，江苏方面河务之事，多未完竣。”孙玉庭搔首叹道：“两江案牍颇多累积。按例三月当将制内审拟重犯处分上报刑部，俟七月会审俱题，请旨裁夺，冬至前将死囚正法不怠（拖延）。现秋审之日迫近，然苏省案积如山，惟赖少穆（林则徐字）理乱疏壅，以下逾（过）秋审之限。”说完，遂令人将属内各级应结未结的积案列表交与林则徐。林则徐将列表收好，即

刻回府。

回府后，林则徐即刻调来所有案牍，与刘存仁日夜伏案批阅。大致阅过，粗略一计，未理之案仅京控的就有三十多起。即传司属经历司经历吴明见，问：“何以积案如此之多？”吴明见说：“省中承办审理的各位官员，都以提人证不到作为不能审结的理由，宕延不办；各部四处派出催办的委员，也都如泥牛入海，音讯杳然……”

读过大部案卷之后，刘存仁见林则徐不知是因病痛还是因阅牍后的积愤心情所致，浓眉蹙锁，双目紧闭，斜倚椅上，手捻须髯，良久无语，便发起牢骚：“如此多的繁缠无绪之大案，大人何以能在数日内察断审结，不误秋审之期？此实乃总督大人强大人所难，以不可能而迫大人为之！”林则徐突然直身，睁开双眼，说道：“我等为官食禄，节制一方，当为一地民之父母，民所仰仗。当甘以赤诚之心，尽全数之力，殚精竭智，以分国忧，以解民困，此为吾辈命之所系矣。先生何以事有阻难，便又出如此之怨言？”

这种话，他对刘存仁很严肃地说过许多次了，可是，他自己又何尝不心里明明白白：朝野上下，文武百官，真正“德才兼备，表里粹然（一致）者，今日诚难其人”！况以自他做京官，先后赴江西和云南主持乡试，后又出任江南道监察使、杭嘉湖兵备道、浙江盐运使、淮海道兼河运之职，七年中的京城见闻，四年多当地方官的亲身经历，赋税的横征暴敛、官场的极度腐糜、胥吏们的贪赃枉法、兵役们的横行霸掠、豪绅们的恣意盘剥，已置黎民于炙熬（热锅）而无视，陷水火而不救。纵观朝野文武，真正怀忧国恤民之心，勤政而清廉者，又有几个呢？就以这两江之诸多积案多有与官豪从中弄权舞弊相涉而观之，亦可见一斑……

在轿上回忆起这两天的事，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即令停轿，掀帘问刘存仁：

“昨今所阅案牍之存疑记录，可曾随身带着？”

刘存仁说出门时本想带了的，只因怕雨湿了才没有带，惑着眼问：“去见督部堂，带那些草记之纸何用？”

林则徐说：“昨日刚已拜见过，这又三更急传，恐系刑部会审日期逼近，急议三十余件京控案事。你与杨正速回取来备用。”

按司府大堂。



王得棉一跪到堂前，便朝着坐在大堂之上的林则徐连连以头磕地，大喊：“小民冤枉，小民冤枉啊！”林则徐看着他那浸满干黑血渍的褴褛囚衣，已难蔽遍体拷伤的枯槁形容，顿时郁闷塞胸，有顷没有问话。

堂役从后踢了下直喊冤枉的王得棉一脚，喝道：“少要吵闹公堂，有什么冤枉，等大人问你话时再说！”

林则徐朝那堂役挥了一下手，令他退后，然后着人去后堂寻一棉垫递过去，令王得棉将伤痍流血的双膝跪到棉垫上，这才问道：“王得棉，商民尤有楼告你与李全，盗尤有楼棉花数担，殴死、殴伤



林则徐像

其家丁各一名，苏州府与前司先后开堂讯问，你与李全均皆招认不讳，具结画押，打入死牢。今日本司公堂之上，缘何出尔反尔，大喊冤枉？”

王得棉急说：“那苏州衙门里，上下都收受了尤有楼的银钱，对小人与李全反复施用酷刑，小民实在熬受不过，才被屈打成招的啊。”

林则徐斥道：“尔等生为男人，当知命轻节重。况盗窃而又殴死人命，其罪必死，非己所为，即是重刑，尔等也断不该具押待毙……”

王得棉不待林则徐问完，便赶紧连连磕头说道：“那苏州府所用酷刑数种，用箠抽打，使针刺指，以火炙胸，其痛难忍，实生不如死！故始招认……”

林则徐击下堂木，斥道：“分明见本司乃初到任上，欲行欺瞒蒙混。尔等不仅狡言诬罪，又在公堂上口出胡言，诬官受贿，实为莠民贼匪！如此，你将何词以辩？”

王得棉抬头，张目咧嘴，瞠然盯视着林则徐，口唇蠕动良久，却说出一句话来。



决狱平冤

搏击豪强



林则徐又问一遍：“如此，你将何词以辩？”

王得棉口唇张合有顷，面部便痛苦地扭搐起来，突然闭目仰头，哈哈大笑，继尔狂笑。其笑如哭似喊，经久不止，以致嘴角和脸颊、脖颈的多处伤痂迸裂出血，殷红如蚯蚓蛇行，粗粗细细曲流而下……

林则徐抓起堂木擎至半空，却又一下停住，神情顿然肃静，细观王得棉随着狂笑号叫，面部五官及肢体不停痉挛颤搐的情状，竟致手中的堂木许久不能向案面击下。

见林大人这般神情状态，堂吏、堂役们，竟都一时惑然骇然，不知该上前制住几近疯狂了的王得棉，还是任其继续狂笑号叫下去。

王得棉突然停住狂笑，颓然仆倒在地。堂役赶紧上前抓扶。林则徐即命当堂经历吴明见、知事孙恩前去察视。吴明见用手去王得棉鼻下探试，孙恩则以食中二指试他的颈脉。二人回报林则徐：“只是昏厥，气脉均存。”

林则徐当即嘱咐当堂司狱张河：“将人犯押下，暂不送水牢，另择监室单押。没有本按司亲令，任何人不得探视；要饱以饭食，并责监医为其仔细疗伤。”

张河对林则徐这样对待死囚不解，惑眼看着林则徐：“大人，这……”

林则徐肃然道：“你可知道，此系重大命案，须报刑部会审，方可请旨裁夺，于冬至前处死。现方三月，不敢令其死于‘秋审’之前。”

被堂役拉扯着的王得棉突然挣扎着甩开堂役，冲着林则徐竭力地蔑笑了一下，断续地说道：“狼去虎来……老天瞎眼，小民，只有死路一条了……”

林则徐再次直直盯视了他一下，想说句什么，却没有说出来，颓然坐下，说道：“暂，暂押下去吧。”

又审过李全，其词与王得棉一致无二，也是苏州府上下官吏受贿，徇私枉法，将其屈打成招。只好再令张河将其单押另囚，饱食，疗伤。

退堂后，林则徐将吴经历留下。待孙恩、张河等当堂属员役丁走后，即问吴经历：“二人皆言为苏州府屈打成招，缘何前按司大人堂审所具之结，亦与苏州府所结相同？”

吴明见禀道：“因前按司大人提人证不到，故依苏府所具之结为具结，令其具结画押之后，并未曾再开过堂的。”



林则徐顿时大怒：“如此敷衍公事，视人命如草芥，成何体统！”

怒过，顿时发觉自己出言不慎，转对吴经历与刘存仁说：“明日，你二人持我手谕，去牢中见王得棉与李全，务将二人所称冤枉之词证，仔细询问，录供具押。切记不得打骂，不得诱供。”

吴明见即刻便明白了林则徐的用意，应道：“大人放心，此案内情，在下已于先时知道了许多。明日之事，定当了无差池。”

林则徐道：“你既是明白我意，甚好。时已大晚，回去歇息吧。”

待吴经历离堂后，林则徐即同刘存仁转入后堂案房，候在那里的杨正赶紧扶林则徐坐下。林则徐令刘仁把案卷拿给他，置于几上，反复翻阅，不时自语道：“这等文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含混之词，比比皆是……”

杨正小心地说：“夫人已打发人来过，告诉老爷，药汤已经煎好，叫老爷午时必得回府吃饭，吃药。”

林则徐微闭两眼，仰在椅上，抚卷深思了一会，突然睁开眼睛，问杨正：“你说什么？”

杨正说：“夫人已经把药汤煎好了，叫你回去吃药。”

林则徐“噢”了一声，放下卷本，说：“你且回去，告诉夫人，我这里尚有卷牍须阅。药，就先温着吧。——你顺路去堂馆叫几碗面汤来。我与刘先生就在这里把饭用了吧。”

杨正深知林则徐的脾气，不敢多嘴再催，便冲刘存仁使眼色。刘存仁说：“有关尤、王之案卷，大人已经阅过多遍了。至于案中诸多疑窦，如何拿实王得棉、李全冤情人证物证，俟过午详究不迟。这药是断不能再耽误不吃的。大人因赴任途中多有劳顿，又受潮寒，痼疾复发多日。到此数日了，仍尚未及延医问药……”

林则徐打断他：“不要说了。你去堂馆传饭来。杨正，你回去把汤剂取过来，我喝了便是。”

二人出去后，林则徐仰在椅上独自沉思。看来，尤、王一案，确有官吏徇私，殃及无辜，已是无疑。那天深夜，孙玉庭急招他去，原来是因阅过他递交的刑部公文。刑部公文批回：有人具状告两江各省府州县官吏受贿，在民刑诉讼中徇私舞弊。责江苏按察司作速勘察，具实上报。初来上任，为与总督府密切联系，互通情况，他便将此刑部公文阅后转呈孙玉庭。不想孙玉庭阅过，竟如此紧张，三更召见。那具状中所举冤狱若干，人事俱



详,其中就有尤、王一案。观察孙玉庭论及此案时的神色口气,似有许多难言之隐。而送他出门时,孙玉庭却突然冒出一句“尤有楼乃苏州大商,年缴税银逾万,其义子在朝为官,又传闻似与朝中大臣有厚谊。林大人果真敢将此案复议重勘?”他当时不禁一愣,不知孙大人这番话给他听,是何用意?回去后,他却避开司内经历、知事和照磨等属员,立即暗着刘存仁、杨正等几人,乔装外埠商贩,分别去尤有楼的米行、布行,去尤有楼的街坊、各店铺商行,暗行查访。虽然所获实据不多,却从人人都惧谈此案,闻之趋避的情状,即可知此中大有蹊跷……此案既涉及人命,更与地方官吏间枝蔓盘错,这就更坚定了他把此案作为到任后首办之案的决心;他也时时提醒自己,必须时时缜密思考,事事勘访俱实,如果此案真的牵涉地方大吏,也必当一一具结,据实呈报刑部,以期严惩。惟如此,方能以一案而取民信,以一举而开全局,使诸多积案得以迅速理处。他明白自己这个正三品的按察使,毕竟只属刑部,又于各方面都为地方大员掣肘,责重而权轻,一旦遭遇朝中大臣、地方大吏阻挠设陷,只有以理相争,以死相搏,冲弊决障。——他不能不怀疑除苏州府外,孙玉庭这位封疆大员,是否也与此案有涉……

杨正取汤药回来,倒到碗里,林则徐接过正要喝,刘存仁并没有提来食盒,而是空着两手与吴经历前后吁喘着跑进来。刘存仁兴奋地喊道:“大人,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林则徐正惑然间,二人已径直来他的面前,吴明见立即抽出一纸,呈上道:“大人请看!”

林则徐放下药杯,展纸草草一看,不由大叫一声:“好!”

吴明见说,此纸是在他回家时老母给他的。老母说是她在竹床上拣到的。吴明见立即于家中仔细勘察,如发现窗纸上有一新洞,疑是有人从此洞将字纸暗投给他的。纸上只写了数行字:

尤有楼杀人灭口,

曲刘氏贪银缄口。

孙路仔匿迹运河,

大脚娘妓船去搜。

林则徐问:“这曲刘氏、孙路仔,皆为何人?”



吴经历告知：“曲氏者，即案卷中所记被殴死的尤有楼之家丁曲大勇之妻；孙路仔者，即卷中所记被殴伤之尤有楼的家丁，实为尤有楼宠妾十三姨太之弟，苏州城内有名的赌棍、尤家的打手，此人凶残暴戾。”

林则徐饭未及用，药未及喝，立即命吴明见、刘存仁速招司员丁役，火速来后堂议事。司署弁役到齐后，林则徐即命吴明见带弁役数人，便装去运河上暗访大脚娘妓船，务将疑犯孙路仔拿获。

当日下午，林则徐亲带司中知事、照磨，便装潜去吴县。

林则徐暗中取了曲氏供词后，便依曲氏口供，即着开棺验尸，果从曲大勇尸体的喉咙中，抽出一根二尺长的竹篾条！

瘸了右腿的孙路仔，正在后篷舱狎妓抽大烟，毫无防备，被吴明见等人当即抓获，押回司衙，录供具结后，单押于牢中。

至此，尤、王刑讼一案之内弊之情，几告大白：尤有楼，苏州富豪，不仅乡下有地数百顷，城内之米市、布行、当铺、钱庄，亦是三有其一，并开着城内最大的两处花楼妓馆：人送绰号“尤半城”。尤有楼年逾五旬，因患有无精之症，纳妾无数，未得一子一女。收一义子，名尤升，不学无术且又积了一身市井泼皮习气。尤有楼怒其不争，视其无可救药，便使钱为他捐了一个监生，混迹于京城去了。有此不肖义子为鉴，尤有楼再不收义子。那尤有楼既视钱如命，又肯大把地往官吏兵役身上使钱，公然放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漫说小小个苏州府的几个六七八品小吏，就是京城里的那些一品大员，也都是为我尤半城办事说话的‘推磨小鬼’！”

苏州城因地处江南，又位于运河南端，临太湖，通长江，纺织业遍布城乡，湖广、四川、江西，甚至关东、天津往来的商船，数以千百计，他们将稻米、关东豆、麦等运进，换得棉、茶、布及手工艺品，销往外地。时如江南许多城镇一样，商贸发达。尤有楼有钱，且又与地方官吏兵役沆瀣一气，便在城内欺行霸市。他的府里养着二十几名家丁，言是护院，实为其所豢养的打手。这些打手又各自在外网罗了一大批市井无赖，就使尤家在整个苏州城里爪牙遍地，走狗吠巷，流窃之辈，皆为耳目，经营成了一股占城霸市的极黑暗的恶势力。街市诸大小店、行、栈、铺，外地来的商贩，不仅每月都要向尤有楼交纳指定数目的“保护银”，当地和外地的粮布商贩之间，各类货物的买卖交易，以及易货（以货换货）的多少、市价的高低，也都在尤有楼的掌握之下。几乎每天都有私主货价的商贩或人突然被打，或店



铺日间被砸，夜遭火焚。打砸之人竟当众声言是尤大爷叫打的砸的，不服的找尤大爷算账去！而被打砸之商贩，却无一人敢去找尤有楼尤大爷算账，更无一人敢去告官；相反，却于被打砸之后，反备以厚礼，登门去向“尤大爷”赔礼道歉，甚至下跪求饶。故，城中民众又称尤有楼“尤霸城”。

曲大勇便是尤家所雇打手之一。

吴县产木棉，多纺织，县民李全、王得棉多年往来苏州贩棉贩布，易米换麦。李、王二人为人诚实，为商无诈，颇得城内各商行和外地商贩好感，生意也越做越大，所易之货常不及一船之数，便被外地商贩争相订购。城里就渐渐生出些“得全行”，如此发达下去，不日便将与尤府并称豪富的闲话……因是吴县同乡，曲大勇有时闲极无聊，便也到李全和王得棉的“得全行”走动走动，三人亦常饮酒至深夜。“得全行”在城里储货的十三间库房，也是由曲大勇作保，从尤有楼那里租赁的。去秋，李全劝曲大勇辞了尤府上的差事，前来“得全行”合伙做正当生意。曲大勇被说得心动，亦有了此意，却又恋着在尤府常常整日无事又每月拿大把的包钱。又贪尤府势大，做一个尤府家丁便可横行街市，很是风光，于是在留在尤府继续为丁还是辞丁前来做生意的事上犹豫不决。王得棉知道此事后，认为曲大勇其性狼虎，且在尤府当丁，越发学得没个人样，宁愿出资帮他另开办一桩买卖也不愿他来合伙同做。而那时曲大勇也并没有下定辞丁的决心，此事也就李全不提，曲大勇便也不提了。

冬至那天，曲大勇和孙路仔突然来到“得全行”，说是尤大爷有话，“得全行”秋来所储棉、布、米、茶叶等一应货物，不经尤大爷一一议定货价，一概不准自定货价私卖外商，或私易他货，并把由尤有楼所亲定的货价表一份交给了李、王二人。二人看过心里不禁都大为吃惊。王得棉说：“这价高得太出了格。照这价，全城里谁的货也卖不出去的。这是要把我等所结识的外地那些顾主都给吓跑了的。”李全说：“尤大爷这出货价高，来货价低，外地顾主是断不肯再运粮米过来了，明年开春，不是要闹大粮荒了吗？”王得棉说：“正是这样的。这年月，我们商民还是该多备些粮米才好。”李全又说：“这棉价、布价、茶价，高了不好卖先不去说，这出粮的价定这么高，城里的米店谁来这买米，谁还去卖米？米店无米，城里人又到哪里买米吃？日子长了，不是要饿死人吗？二位是不是回报尤大爷……”没待李全说完，孙路仔便大骂道：“你孙子买卖做大了，不把尤大爷看在眼里



了，要造反了是不是？”骂着便举起手持的长竹板朝李全的小腿打去。李全躲过，便也顺手抄起身边的棉叉，以防吃亏。曲大勇赶紧劝住孙路仔，对王、李二人说：“话我们是传过来了，价单你俩也收到了，照不照办，二位自己看着办吧。我们走了，还有半条街的话没传呢。”

不过一月，“得全行”仓库里的存储已满，进货再无库房。正在二人准备再寻租库房之时，四川的一个老顾主运来两船稻米，找到“得全行”，欲换几船棉或布运回。

去年长江再次泛滥，江南灾重。李全和王得棉都考虑开春必闹米荒，以库存的棉布多换些稻米备下，一是开春定可大发利市，多赚些钱，同时也可缓解可能出现的米荒。再者，出一船棉，就可以倒出储三船米的库位，还可以解库房不足之急。

双方按尤有楼规定的价表，进粮价低，出棉出布价高，川商不干；双方公平议价，怯于尤有楼的威势，李全和王得棉又不敢。为难再三，二人便以喝酒为名找来曲大勇，许曲大勇以可观数目的好处费，试探敢否瞒住尤家耳目，偷将这笔交易私下做了；做了，能否永远瞒住尤有楼的耳目？曲大勇本是个鲁莽又贪得无厌之辈，借酒壮胆，拍了胸脯，好处费也一并拿走了；李、王二人便也轻信了曲大勇，没做更深的考虑。与川客交易完毕，米刚进库，棉刚装船运走，孙路仔便领着尤府的一群家丁把“得全行”里的器物洗劫一空，把铺面砸毁，并将“得全行”屯满货物的仓库——贴了尤家的封帖，派二十多名家丁日夜看守起来。

双方相互乱斗中，孙路仔被王得棉用棉叉将右腿打伤。

李全、王得棉被尤有楼以盗卖尤家城北仓库棉花、打死打伤尤家家丁各一名告官。

苏州府衙着即以尤所告之罪，将李全、王得棉双双拿去。

堂审中，尤有楼一口咬定，一、城北那十三间仓库以及所储货物，均系尤有楼所有，王、李二人所卖出的四船棉花，均系从尤家北库中所盗。二、王得棉、李全持械将前去阻止其偷盗的尤家家丁曲大勇打死，将孙路仔右腿小腿打折。

李、王二人均一口咬定尤有楼所告全属诬陷，一、城北十三间仓库乃二人由曲大勇作保、尤家管家书写租契二份，尤有楼、王得棉和保人曲大勇三方画押后，从尤有楼手中租用的。租期还有一年三个月才满，故库中



决狱平冤
搏击豪强

